

皇宮恩仇錄



皇宮恩仇錄
下

卧龙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

皇 宫 恩 仇 录

卧 龙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

山东出版总社济宁分社发行

湖 南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32开本 18印张 390千字

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0册

ISBN7—5329—0249—8 / I·222

定价：7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大清中叶，隐迹江湖的白莲教后裔，艺高胆大的祝岐秀与朝廷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，为报仇，“净身”混入皇宫，周旋于清廷大内各派势力之间。

武功高超，心狠手辣的天理教叛徒夏明祥，以极其奸诈的手段和险恶目的，隐身于皇宫，充当朝廷鹰犬。同时，风尘侠女厉春兰也神秘地出现在皇宫，竟当了大“太监”的妻子。

紫禁城内，神出鬼没的蒙面夜行人扰得道光皇帝也谈虎变色。这一场由皇宫波及江湖，禄林牵涉大内，上代留给后代的恩恩怨怨，代表了正义与邪恶，人性与畜性的厮杀和决战，尽管善恶终果，然而历史仍然导演了一场不公正的悲剧。

24. 刺客！跟踪而来。

“饽饽张”赶着那辆插着小黄旗的水车，从京西玉泉山拉了满满一大箱“御用水”，不紧不慢地直奔京城。他干这个活，已经几十年了。打乾隆爷亲自选定玉泉山水为“御用水”以后，到“饽饽张”一共只换了一个赶车太监，那就是他。在他以前，是他师父。在这条道上，他不知道往返奔波了多少趟？从春到秋，从冬到夏，他每天一个来回，几十年来，他几乎已能辨认出路边的每株树，和每块石头。就连那匹马，在这条路上，也跑了不少年。熟人熟马再加熟路。

“饽饽张”哪怕是闭上眼睛，也能把车赶进神武门，准保不出一丝差错。

这是一条官塘大道。但地方僻静点，往来的车辆、行人都不多。他放心地坐在车上，闭目养神。

正当“饽饽张”晃悠悠，迷迷糊糊之际，猛听得后面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，还有个高嗓门在大声吼叫：“闪开，闪开，六百里加紧”！

“饽饽张”糊涂了，这是叫谁闪开？路上没别人呀？那是叫我吗？叫我闪开？好呀！在这条道上跑了这几十年，今儿个遇到新鲜事了！这主儿够横的，倒要见识见识：看看是

什么来头？

“饽饽张”根本没有理会后面的吆喝，甚至没有回过头去看一看。他想得很简单，就凭这挂车！就凭这面小黄旗，谁敢叫我让道？莫非万岁爷亲自骑马来了！笑话！凑巧，那匹马也走了一辈子中间大道，从来就不道让道是怎么回事儿。它踏着小碎步慢吞吞地在官道中间奔着。那模样挺悠闲。

可“饽饽张”哪知道，这是陕甘总督派来的“折差”！油纸紧包的“传票”上批得明明白白“六百里加紧飞递”。这是封疆大吏遇有军情大事给皇上拜发的奏折。飞章入奏，自然是十万火急。

迷迷糊糊的“饽饽张”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心里一点不在意，赶着仍在官道中间踏着小步的马，不慌不忙地走着。偏偏那“折差”虽然职务不高，却有个军功保举，“三保参将”衔。平日哪会把一个赶车的放在眼里？何况重任在身，“六百里加紧”是紧急军情。总督衙门是限时送达，如果违限，是要军法从事的。而且他又不是北京地面上的，压根儿就不知道这挂车的来历。这就怨不得该“饽饽张”倒霉了。

“闪开！快闪开！六百里加紧！”那“折差”只顾大声嚷着，催马加鞭，飞一般地闯过来。那拉水车的马受了惊，拉着水车飞跑。一阵狂奔，后面的水箱撞在山石上，“哗”的一声，水箱破了。满满一箱玉泉山水淌得干干净净。车也翻了，“饽饽张”的后脑正摔在石头上，当场晕了过去。

那飞奔的“折差”连看也没朝他看一眼，就飞马而过。

“饽饽张”自己醒了。他挣扎着站起身，一看那水箱的

模样，立即就吓得丢了魂。这么回去，过得了“慎刑司”那一关么？他心里一急，头上一阵剧痛，一头栽倒地，再也没有起来。

有人报告了地方“牌首”。那“牌首”一看，这是给皇上拉水的车呀！驾车的太监也死了！他哪敢怠慢。一面禀告上峰，一面把“饽饽张”的尸体就近运到福源寺存放，等宫里派人来料理。

太阳快下山时，宫里来人了。是祝岐秀和汪荣春——小荣子。

这趟差使，本来派不到祝岐秀。他是自己讨来的。

水箱破了，皇宫用水可不能停。要重新做一只皇家用的水箱，谈何容易！那可不是一天两天能完工的。宫里三家用水大户：御膳房、御茶房和御药房，全都乱了套。眼看玉皇山的水，几天内是接不上了。要用别处的水代替，这得奏明皇上。在敬事房禀明皇上以前，又得先找到上等水源，地方要近，水质要好。这三家首领太监组织了好几批人，出宫找水。还得派人去料理“饽饽张”的后事。这事挺烦。于是，祝岐秀自告奋勇。他去。

祝岐秀之所以要讨这个差使，一来“饽饽张”当年救过他的命。二来，他想借这机会和伍庆喜谈，伍庆喜被遣出宫以后，就寄身于福源寺。

本来，料理“饽饽张”的事，御茶房要派个人去。可他们实在派不出人了。正好祝岐秀看见了小荣子。他师父夏明祥找水去了，他一个人在宫里。

“就让小荣子跟我去吧！”祝岐秀对敬事房的首领太监说。

“他行吗？还是个孩子。”

“凑合吧！传传话什么的，总还可以。”

小荣子就这么跟着祝岐秀来了。

小荣子进宫以后，还从来没有走出过紫禁城。这回跟祝岐秀出城办差。少说也得在外面呆上三天五天。他心里甭提有多高兴。

出了神武门，祝岐秀雇了一辆骡车，爷儿俩直奔京西福源寺。

在车上，祝岐秀老绷着个脸，一句话也没有。到后来，干脆就闭上眼睛打起瞌睡来。小荣子闷得慌，不时打起车帘朝外张望。可惜那年月，这一带很冷清，不像前门大街大栅栏那一带繁华。况且太阳也快下山了，外面没什么可看的。

福源寺，虽说有寺的名目，寺里却没有和尚，也没有道士。住在这里的，全是年老多病，无依无靠被赶出宫的太监。寺里也没有供任何菩萨，倒供着一尊塑像。

明、清两代，当太监的，一辈子在宫里伺候主子，到了老年，或者有个病残什么的，再也不能当差时，就会被遣出宫。他们既没有谋生的技能，也失去了干活的体力。那些有头有脸的上层太监，问题不大。他们早就积存了一大笔钱，晚年生活有保障。大多数的下层太监无钱、无业，又无手艺。就只好寄身在寺院中，勉强苟延残年。这样的寺院，北京城里、城外，不下数十个，当然，大多数的寺庙，都有和尚、道士。也供有菩萨，像福源寺这种情况，是很特别的。

祝岐秀一到，福源寺的管事，一个六十左右，身体较好的太监，就主动来和祝岐秀商量，如何料理“饽饽张”的后

事。原来他和“饽饽张”过去很熟悉。

首先要购置棺木、寿衣，找人给“饽饽张”沐身。这里又有个讲究。给死去的太监沐身，只能由太监动手。如果由别的人来干，就不能脱裤子，据说是为了照顾太监的“体面。”好在福源寺里住着三十个多年的老太监，大都认识“饽饽张”。知道他出了横祸，全都愿意来帮忙。

好容易把“饽饽张”入殓了。这里的老太监几乎全都要到灵前行礼。可是“饽饽张”没有子女，连个答礼的也没有。对行礼的人，不但失礼，而且也显得更加凄凉。

这时，祝岐秀突然一拉小荣子，快步走到灵前，双双跪倒在地，向行礼的太监们答礼致谢。这一下使那些老态龙钟，衰迈不堪的老人全都感动异常。

祝岐秀带着小荣子跪在灵前，态度恭谨。虽然没有披麻戴孝，那模样，那神态，全都和死者的子侄无异。

那些在灵前行礼的老太监，叩了头，全都到祝岐秀面前来答谢。

“得！祝爷，‘饽饽张’，有您这一跪，死了也瞑目。话音刚落，两行老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。

在行礼的人群中，祝岐秀发现了伍庆喜。可他却好像不认识似的，只点了点头，一句话也没有。

给“饽饽张”入殓以后，总算忙完了一件大事。祝岐秀带着小荣子去看伍庆喜。

路过中间的一间大殿时，小荣子忽然指着那尊太监塑像问：“祝大爷，这是什么菩萨？”

“这不是菩萨。”祝岐秀吁了一口气，回答得有点沉重。

小荣子瞪着眼：“不是菩萨，那是什么人？”

“是太监！”

“太监！”小荣子糊涂了，他忽闪着一双大眼睛，”他穿的衣服，怎么和咱们不一样呐？”

那尊太监塑像，头上戴的是乌漆纱帽，身上穿大红描金云纹锦的单盘领蟒衣，腰上围一根方玉牌朝带，左裾间还露出长长的流苏绦子，右手手腕上套一串念珠。双手合十举在左胸前面，神态安祥。

祝岐秀摸摸小荣子的头：“这是朱明皇家的太监。穿戴当然和咱们不一样。”

在伍庆喜的屋里，这个老太监冷冷地接待了祝岐秀。

“伍爷，”祝岐秀抢上去，先给他请了个安，“您还硬朗呐！”

“唉……眼看就得跟‘饽饽张’去了。还谈得上硬朗吗？”

伍庆喜确实衰迈了许多。出宫不过几个月，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！祝岐秀实在有点吃惊。

“我说祝爷，凭您今儿在‘饽饽张’面前那一跪，就叫人掉眼泪。他总算有福气。赶明儿，轮到咱时，只要有人给收拾一下，也就不错了。”

伍庆喜说得很悲凉。那情景使祝岐秀不太好意思提起自己的话。

“我跟刘爷说了，明儿再请几个和尚，给张爷念几卷经，超渡超渡。张爷这一辈子，也够惨的了。”祝岐秀缓缓地说。刘爷是这儿管事

伍庆喜对念经的事，兴趣好像并不大。他对祝岐秀说：“明

儿，您帮张爷找个‘穴’吧，只要干燥向阳就行。风水么？就免了。”

本来么，“饽饽张”从小净身，是个断了子孙的太监。风水之说，自然可以免了。

时间不早了，祝岐秀不能再拖。他恳切地对伍庆喜说：“伍爷，‘饽饽张’活着的时候，老叫我好好向您请教。说您兴许……”

“别提那个了，”伍庆喜打断了祝岐秀的话，他显然知道祝岐秀说的是什么意思，“到了这个地步，好好当差吧，祝爷，别的就别提了。都已经十年了。我也记不得了。”

“伍爷，那回在您屋里，您不是有什么要告诉我么！后来……”祝岐秀想起了那支月牙鱼尾镖。

伍庆喜有点惊慌。他摆摆手：“该说的，我都说了。要不，我能到这儿来吗？”

“伍爷，敬事房干嘛突然把你送到这儿来了？”祝岐秀抓住他自己提起的话题问。

“这……这能说吗？那天敬事房的人一早到他屋里，叫他立刻收拾东西出宫，听那口气，是“上头”有话，这“上头”可就不好捉摸了。可以是敬事房的首领、总管。也可以是皇上呀！那话说得多硬呀！马上走，车在外面等着送你，一刻也不准停。以后，宫里的事不许胡说！你自己掂量掂量。这话，他敢说吗。”

“宫里的规矩，你不是不知道。祝爷，别难我了。你请吧！”伍庆喜逐客了。

祝岐秀却不肯放过这个机会，他固执地又提出了新问题：“伍爷，上回在晓市您和我说话的时候，您说……”

“我说什么了？不就是他师父打他么？”伍庆喜突然打断了祝岐秀的话，指着呆在一旁始终没有开口的小荣子问。

祝岐秀明白了，有小荣子在场，伍庆喜不便提夏明祥。他有点后悔，应该让小荣子睡了再来找他。

这天晚上，祝岐秀和小荣子睡在福源寺的客房里。他心里有事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他想反正在这里还要呆几天，一定想法子和伍庆喜好好谈谈。

小荣子则睡得挺好。这是他进宫以后，头一次离开师父。他觉得从来没有这么舒心过。他一上炕就睡着了，而且做起梦来。他梦见他回家了，不，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。他在书房里读书，爸爸手执竹尺，逼着他背书。背不出就打，边打边骂：“从小不长进，长大了能干什么？一个爷们，不好好念书，也算汪家的子孙么……”

“爸爸，爸爸，饶了我……”小荣子一边哭，一边讨饶。可爸爸硬是不饶他，手里的竹尺狠狠地打在他头上“啪”地一声响！

小荣子醒了！爸爸不见了。朦胧的月光下，他看见有个人在屋里。起先，他以为是祝岐秀。可祝岐秀分明在炕下睡觉，均匀地打着鼾声。

这是谁？黑天半夜的来干什么？小荣子正想叫，却见那人走到祝岐秀炕边，一扬手，举起一把明晃晃的短刀，朝祝岐秀就刺。

“阿——”小荣子还没有叫出声来，就见祝岐秀忽地从炕上跃进，一手挡开了那人手中的刀，一手就去抓他的辫子。

那人没有得手，急忙后退几步，左手在祝岐秀面门一

晃，右手的刀朝祝岐秀前胸刺去。祝岐秀一闪，躲过刀刃。那人乘机纵身一跃，“嗖”地窜上窗台，拔腿就跑。

祝岐秀赤手空拳，全然不惧，也越过窗户，飞快地追上去。一到空旷处，祝岐秀的功夫就显出来了。他跑的速度比那人快得多。他接连几个纵跳，就到了那人背后。只见他轻舒右臂，轻轻地在那人背后一推，那人就倒在地上。祝岐秀夺过他的短刀，一脚踏住他的前胸。

“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杀我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快说，是谁叫你来的？”祝岐秀用刀在他胸前一点。

“不，不，没人叫我来。是我自己……我知道你来料理丧事，有银子……我就……”

“胡说！为了这几两银子，你就要杀人？我不信。”祝岐秀手中的刀在星光下闪着光亮。

“我没想杀你。我只想……我就想银子。”

这时，小荣子也跟出来了。他还没有走到祝岐秀身边，就听得祝岐秀大喝一声：“不许说谎！”

这一声，把小荣子吓了一跳。这正是毓庆宫“驱鬼”那天晚上，那黑衣蒙面人说的一样，那嗓门也像。

“祝爷饶命……”

“你怎知道我姓祝？”事情更加可疑了。祝岐秀也更加不肯放过他。“你不说，我捅了你！”祝岐秀把他胸前衣襟一拉，就把他提了起来。

这时，突然从左边传来一声凄厉的呼救声：“救命啊……”

是伍庆喜的声音！祝岐秀心里一急，把那人推倒地上，

飞身朝伍庆喜的房间奔去。

“开门！”祝岐秀在伍庆喜的房门外大叫一声，里面没有应声，他一抬腿，一脚把门踢开，迎面就闻到一股血腥气。

邻居的老太监们都来了。管事刘爷端来了灯。

伍庆喜倒在炕上，前胸被人刺了一刀，伤口很深，仍在不停地冒着血泡。有人拿来了一包旱烟，把烟丝全部敷在伤口上。

“伍爷，伍爷，怪我来迟了一步”、祝岐秀跪倒在伍庆喜的炕前，满面泪痕，“伍爷，您看看我，告诉我是谁下了这样的毒手？我为您报仇，”

伍庆喜还没有断气，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。奇怪的是，他并不感到痛，他也不害怕。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不是马上就要去了吗？如果这就是死，不是比活着轻快得多吗？但是他后悔，这一辈子干嘛活得这么窝囊！那么小心翼翼，担惊受怕。到头来不但被赶出宫，还被人刺死了！

刺他的人是谁？他没看明白。但那模样，不还是那样吗？黑衣黑袍，黑面罩！十年前，在上书房把杨德才杨爷的把兄弟祝庭辉捅死的，不就是他么！御药房的祝爷是祝庭辉的儿子，他净了身到了宫里当太监，就是为了找他。我却没有对他说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？可是有人知道啊……

伍庆祝张了张眼睛，看见了祝岐秀。他喉咙咕噜了一声，嘴也动了一下。祝岐秀知道他要说什么，连忙把耳朵凑上去，几乎紧贴着他的嘴巴。

“我……不怕……了。你……去找……巧玲，巧玲……”

祝岐秀半边脸都让伍庆喜嘴里的血染红了。但他顾不得擦一擦，大声地叫：“伍爷，伍爷！”

伍庆喜闭上了眼睛，再也没有动一动，胸前的伤口还在淌着血。

小荣子站在一边害怕极了。他不是怕那个死人。他是怕祝岐秀那张脸。

祝岐秀长得非常清秀。如果不知道他是个太监，他应该算是英俊的男人。他不过二十来岁，一张俏丽的脸，带点女人相，但配上那一双浓眉和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却又透出几分英武。这会儿，他站在伍庆喜的炕前，脸上一股杀气，怒目圆睁，光芒四射。他右手握住那把短刀，左手握拳，不住地颤抖着。那模样倒像是他要杀人！

“我来迟一步，真该死！”他单膝跪下：“伍爷，我要为你报仇……”

祝岐秀是为给“饽饽张”料理后事来的。想不到捎带着给伍庆喜也办了丧事。

伍庆喜的死，给福源寺那些体弱多病，朝不保夕的老太监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和恐惧。人都到了这个地步，怎么还会有人来暗害他？如果找祝岐秀的，是为了他身上有点碎银子。那么，找伍庆喜又为什么？他不但身无分文，就连一件像样的袍褂也没有呀！

太监们大都胆小怕事，他们只默默地帮着料理丧事，没有人敢议论什么。好在有个祝岐秀在，捎带着多在几个钱倒无所谓。

只有管事的刘爷，悄悄地对祝岐秀说：“祝爷，我看伍爷这一挡子事，蹊跷呀！”

“哦！怎么说？”

“我怕是……这句话您回宫以后可别传出去。我怕是和宫里的谁有什么牵扯。”

祝岐秀吃惊地：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我也说不清。反正伍爷是敬事房派人送来的。还说不准和宫里的人来往。宫里有人来看他，得向敬事房禀告。这样的事，过去可从来没有过。”

其实，祝岐秀已经肯定伍庆喜的死，是宫里有人捣鬼。他在想：巧玲是谁？伍爷临死时干嘛叫我去找他？这好像是个宫女的名字！可不知道是哪宫里的？

“祝爷，”刘管事见祝岐秀沉思，他又凑上来说，“你也得当心点！”

“怎么，还有我什么事？”

“我看，那伙人，也是冲你来的。对付不了你，可把伍爷给弄死了。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？”

刘爷不愧是老于事故的太监，真让他摸出点味儿来了。

“可我进宫才两年呀？没有和宫里谁结下解不开的扣子，非得要刀子见红才罢。再说，我和伍爷非亲非故，也扯不到一块儿呀？”

祝岐秀口里虽这么说，可他心里知道，他成了宫里的“催命判官”。否则不会那么巧。

那又是谁指使的呢？为的又是什么？难道……

还有巧玲！这是什么人？

对小荣子来说，他却有点怕了。他老记着祝岐秀那句话：“不许说谎！”和毓庆宫驱鬼那天晚上，那个黑袍蒙面的人说的一模一样。难道那真是祝爷么？

25. 碧云寺再遭暗算。

又是一支月牙鱼尾镖。

“饽饽张”的后事总算料理完了。祝岐秀捎带着给伍庆喜也办了丧事。

这天上午，两具棺材同时上了山，落了穴。本来，下午就可以回宫复命，祝岐秀突然笑着问他的小助手：“小荣子，玩得痛快不？”

“嗨，什么痛快呀！成天呆在这庙里，什么地方也没去玩儿过。差点儿还吓死了。”小荣子显得挺委屈。

“好吧！这回你也出了力，住在宫里也难得出来，下午我带你到西山去玩儿半天。咱们明儿一早回宫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敢情好。”小荣子大声叫了起来。

西山范围很大，一般是指北京西郊一带的山峦幽谷。半天时间，又是步行，能跑多少地方？再说，那年月，很多地方是不能去玩儿的。比如香山，金代就是皇帝的行宫，本朝乾隆年间又大兴土木，造了好多殿堂、台榭、亭阁、塔坊。乾隆皇帝亲自定名为“静宜园。”与玉泉山“静明园”；万寿山“清漪园”以及畅春园、圆明园，并称“三山五园”。这种地方，能让你进去吗。